



澳门研究丛书  MACAU STUDIES

“全球史与澳门”系列

主编 钱乘旦

望洋法雨

全球化与澳门民商法的变迁

GLOBAL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MACAU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黎晓平 汪清阳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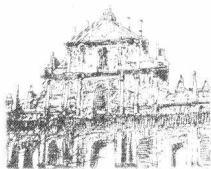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013024433

D927.659

14



澳门研究丛书 MACAU STUDIES

“全球史与澳门”系列

主编 钱乘旦

望洋法雨

全球化与澳门民商法的变迁

GLOBAL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MACAU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黎晓平 汪清阳 著



北航

C163182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D927.659
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望洋法雨：全球化与澳门民商法的变迁 / 黎晓平，
汪清阳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

(澳门研究丛书·“全球史与澳门”系列)

ISBN 978-7-5097-3838-2

I. ①望… II. ①黎… ②汪… III. ①民法-研究-澳门
②商法-研究-澳门 IV. ①D927.659.3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5265 号

澳门研究丛书·“全球史与澳门”系列

望洋法雨：全球化与澳门民商法的变迁

著 者 / 黎晓平 汪清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郭 烁 于 冲
徐碧姍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岳书云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4.6

版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字 数 / 234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838-2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全球史与澳门

钱乘旦

本系列研究包括两个主题，一是“全球史”，二是“澳门”，这两个主题都不新鲜，但把二者对接起来进行研究结果会怎样？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全球史”已经出现几十年了，在中国也早就成为人们熟悉的话语。但什么是“全球史”？仍旧需要简单地阐述。

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说过：“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绝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他非常推崇 R. F. 韦尔的说法：当人们用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过去时，“历史学便成为对相互关系的研究，而不是对事实的研究：研究文化的、社会的和商业的相互关系，以及外交的和宗教的相互关系”。他认为这种历史叫“世界史”（world history）。^①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说：“交流的网络支撑了每一个社会群体，也渗透全球一切语言与文化的疆界；专注于这个网络，就能在世界范围内理解我们独一无二的历史。”^② 他认为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57、258页。

② William McNeill, “An Emerging Consensus About World History?” 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10/041.html.

交往与互动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他把它称为“整体史”（ecumenical history）。

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说：“全球史观要求超越对某个社会的研究，而考察更大的地区，考察各大洲的、各半球的，乃至全世界的背景。全球史观还要考察那些对不同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流有促进作用的网络和结构。最后，全球史观要求关注各地区、各民族和社会之间的互动交流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和结果。以全球史观来研究世界历史，旨在寻找一种理解过去历史的方法，为当代世界提供一个意义深远的背景。”^① 他认为这样的历史是“全球史”（global history）。

无论“世界史”“整体史”还是“全球史”，其表达的内涵实际上是一样的，^② 就是把世界作为整体的对象，写各地区、各文明、各种群、各群体之间的影响与互动。如王晴佳所说：“全球史强调文明、区域和群体间的交流和互动，这是全球化在历史观念上的体现。全球史的写作是要为全球化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定位，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史是‘大写历史’的复苏和再生。”^③

作为历史的一个部分，全球史其实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人们虚幻的想象。相当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习惯于做“国家”的历史，而把历史研究置于“国家”的框架之内，所有课题似乎只有在“国家”范围内才有可能存在，“超国家”和“超地区”的问题似乎不可想象。^④ 但“超国家”和“超地区”的历史确实是存

①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9-10页。

② 有一些学者分析了三种表达方式的差异，在此不赘述。

③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处组编《国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9》，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445页。

④ 如果有“超国家”的课题，那也只是在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这样的领域，其他历史都被纳入“国家”框架内了。

在的，近几十年国际学术界的进展表明：这一类事例大量发生过，而且继续在发生。然而在过去，它们几乎完全被忘记，或者没有被意识到。^①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洲的发现给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带来变化，比如粮食结构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引起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对世界很多地区的经济、政治发生影响，可能影响到这些地区的历史过程，造成制度和机制的演变。这些演变如果只放在“国家”的框架中加以研究，那么“国内的”原因是人们关注的主题；可是放在“全球史”的框架中，情况就变得复杂得多。类似例子其实很多，“蝴蝶效应”^② 在历史上司空见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都可能造成超出其地域范围的意想不到的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在以“国家”为框架的历史研究中被埋没了，“全球史”则要把它们重新发掘出来。由此看来，“全球史”并非只是一种方法，也不仅仅是“史观”；它既是方法，也是史观，并且也是客观的历史存在。

我们一般把麦克尼尔的《世界史》^③ 和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④ 看做全球史的起点；1978年，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出版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丛书撰写的历史学卷中，把它们说成是“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

① 相关的情况我曾在《探寻“全球史”的理念——第十九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印象记》中有过介绍，见《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

② “蝴蝶效应”是说某地方一只蝴蝶拍动翅膀，都可能在远方的喜马拉雅山上引起反响。

③ W. H. McNeill, *A Worl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1967.

④ 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包括两部分，上卷《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 World to 1500, a Global History*）第1版，1970，下卷《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第1版。1966。198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将两卷同时推出称《全球通史》，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根据英文第7版重新翻译出版。

试中”最有影响的两本书。^① 这两本书的特点是打破自启蒙以来西方史学传统中以“国家”为基础的编纂体系，尽可能抛弃西方中心论，而把“世界”作为历史写作的对象，强调各文明、地区之间的影响与互动。在当时的学术界，造成很大的轰动。

此后，全球史的观点慢慢扩大影响，而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所接受，更多的人开始用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探讨历史问题，发表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1995年和2000年，两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都把全球史定为大会主题，引起全世界历史学家的普遍注意。国际历史学界已成立专业性的全球史学术研究团体，也出版全球史专门学术刊物，如本特利任主编的《世界史》杂志。一时间，全球史在西方学术界形成风气，许多人都以做全球史为时髦。

国内学术界在2000年左右开始注意全球史，有一些文章发表，介绍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② 这以后的几年中，随着知识的传播，全球史逐渐为国内学者所知悉，最终也有人开始尝试用全球史的方法研究一些问题。^③ 首都师范大学组建了国内首个“全球史研究中心”，并出版定期刊物《全球史评论》。2011年夏，以全球史为主旨的美国世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与首都师大合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5-246页。

② 我所查到的最早介绍全球史的文章包括：钱乘旦《探寻“全球史”的理念——第十九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印象记》，《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于沛《全球化和“全球历史观”》，《史学集刊》2001年第2期；王林聪《略论“全球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多米尼克·塞森麦尔《全球史——挑战与束缚》，《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伊格尔斯、王晴佳《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史学的走向——一个跨文化全球史观的设想》，《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陈新《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③ 比如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的定期刊物《全球史评论》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上发表的专题研究有：何平《中世纪后期到近代初期欧亚大陆的科学与艺术交流》；刘健《区域性“世界体系”视野下的古代两河流域史》；赵婧《葡萄牙帝国对印度洋贸易体系的影响》。

作，在北京召开第20届年会，有数百名中外学者参加。

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历史学界之于全球史，迄今仍停留在介绍阶段，真正用全球史来做研究的成果少而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很奇怪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也许归根究底，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全球史是什么及怎么做仍感陌生，甚为茫然；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大家对全球史的意义还是未理解，没有看出它对以往历史研究的空白方面所具有的填补作用。因此，相对于国际学术界，国内的全球史仍处于初步摸索阶段，真正拿出全球史的研究成果，尚需付出巨大努力。

下面谈第二个主题：澳门。

澳门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地区，如果不是15世纪中叶发生在世界上的某些事件，至今它都会和它周边的广阔地域一样，是广东沿海的一个小海角，不会那样引人注目。

澳门史研究澳门的历史，澳门史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从15世纪中叶起，澳门成了葡萄牙在远东的立足点。由于这种特殊情况，澳门史研究和一般的中国史研究不同，它有三个支脉：1) 中国的澳门史研究，2) 葡萄牙的澳门史研究，3) 其他国家的澳门史研究。

中国的澳门史源头可追溯到18世纪中期，若不算县志，最早的文献是印光任、张汝霖的《澳门纪略》。^① 但真正的研究要到20世纪才开始，起初集中在粤澳划界问题上，后来才慢慢扩大到其他方面，1911年出版的《澳门历史沿革》可能是第一部“澳门通史”。然而在三分之二个世纪中，澳门史研究并没有很大进展，1900-1979年，只有27种与澳门史相关的图书出现，其中有一些没有学术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澳门史研究迅速发展，据统计，1980-2005年，共出版澳门史著作218种，其中包括通史、专著、

①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广州萃经堂，1751。

普及读物、档案集等，^① 可说进入大繁荣时期。

葡萄牙的澳门史研究从 19 世纪中期以后经久不衰，按吴志良博士的说法，其中重要者有法兰萨（Bento da França）的《澳门史初探》（1888），徐萨斯（Montaltode Jesus）的《历史上的澳门》（1902），科龙班（Eudore de Colomban）的《澳门史概要》（1927），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的《澳门及其教区》（16 卷，1940 - 1979），雷戈（António da Silva Rego）的《葡萄牙在澳门的影响》（1946），白乐嘉（J. M. Braga）的《西方开拓者及其发现澳门》（1949），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的《澳门历史大事记》（1954）等，^② 其中有一些已经翻译成中文。葡萄牙的澳门研究比较集中于澳门的葡人群体，比如他们的政治治理、经济活动等。

其他国家的澳门史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支，1832 年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门史》首开先河，后来也有其他国家的澳门史著述问世，其中以英国、荷兰和德国为多。

总体而言，澳门史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把澳门史放在中国史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因此是中国史的一个部分（澳门地方史）；一类把澳门史放在葡萄牙史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因此是葡萄牙史的一个部分（海外领地史）。中国的澳门史研究基本上属于第一类，葡萄牙的澳门史研究基本上属于第二类，其他国家的澳门史研究可能二者兼有之，但会偏向于第二类。除此之外偶或可见一些视野更宽阔的作品，比如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的《16 - 19 世纪澳门至马尼拉的商业航线》（1987），但这种情况极为稀少。

以上两类研究都放在国别史视野下，除这两种视野外，是否还有其他视野？是否可以把澳门史放在“世界”的视野下进行观

① 相关统计数字可参见王国强《澳门历史研究之中文书目》，《澳门史新编》第 4 册，澳门基金会，2008，第 12 章。

② 详情见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8，第 4 页。

察? 16 世纪中期以后, 澳门就处在新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关键交接点上, 它连接了欧洲海上贸易网和中国陆上贸易网两大贸易体系, 起着东西方文化社会对冲与沟通的作用, 中西文明最早在这里接触, 并开始博弈。因此澳门的历史地位非常特殊, 而澳门的历史也就有了第三个背景, 并且是更大的背景, 即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一旦把澳门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观察, 就一定能发现一个新的澳门, 即世界历史中的澳门。换一个方向说: 如果把澳门作为观察世界史的窗口, 那么世界历史也会呈现出新面孔。于是, 我们设计了“澳门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独特作用与现实意义研究”系列课题方案, 其目标是: 在全球史视野下重新审视澳门史, 并以澳门为基点观察全球史。

大约十年前, 我和现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博士在上海一家咖啡馆喝茶, 聊到澳门历史, 我们都觉得澳门历史很特别, 它既属于中国史, 又属于世界史, 澳门在近代以后的世界上也有过特别的作用, 它既属于中国, 又属于世界, 因此澳门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沟通了中国与世界, 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搭起一座桥。这样看待澳门, 我们就觉得澳门的历史需要用一种新的框架来研究, 什么样的框架呢? 就是全球史框架。

全球史在当时刚刚被国人所接触, 在国外也兴盛不久。全球史明显是一个新的学科领域,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正处在发展的机遇期上, 它在观点、方法、视野等方面, 都需要有新的尝试。那一次谈话对我的启发很大, 我觉得用全球史来做澳门史, 一定能打开一个新局面。两年后, 我们的设想付诸实行, 我们确定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课题: “15 - 18 世纪澳门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作用”, 希望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全球史”。这是本套书中第一个子课题。

再过一两年, 澳门科技大学许敖敖校长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 我去看望他, 他当时在考虑如何推进学校的学术研究, 希望

能做出一些有特色的研究工作。我向他叙述澳门与全球史的关系，他听得很认真，尽管他是天文学家，与文科接触不多，但他非常敏感，很快就意识到课题与思路的超前性。当时他说他会回去想一想，想好了与我联系。不久，他就告诉我已决定要做一套全球史，一方面是追回澳门的国际地位，把遗忘的历史找回来；另一方面要推动一个新学科，让全球史也在中国结果。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判断特别敏锐，他认识到文科和理科其实一样，要走学科前沿，才有发展空间。

这样，在2008年，由澳门基金会资助、澳门科技大学立项的“澳门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独特作用与现实意义研究”项目正式启动，共设11个子课题，现在，这11个子课题都可以问世了。回想项目研究的三年多时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许敖敖校长始终在亲自过问项目的进展，课题组成员曾多次在澳科大开研讨会，每次开会，许校长都从头听到尾，尽管他对历史的细节并不熟悉，但他对把握全球史的理念却紧抓不放——书必须做成全球史，这是他始终不渝的要求。

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们面对最大的困难。尽管作者都是历史学专业出身，受过很好的史学训练，但对于什么是全球史，以及如何做全球史，确实心中无数。但一定要把这套书做成全球史，又是大家共同的心愿。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理解全球史，不断地讨论，相互交流，探讨每一个子课题怎样才能放到全球史的视野下。这些讨论对每一个人都有很大帮助，大家都感到：通过做这套书，自身得到很大提高。

尽管如此，各书之间还是有差异，对全球史的把握各有不同，有些把握得好一点，有些则略显弱。但所有作者都是尽心尽力做这件事的，而且都努力把书做成全球史的成果。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史仍旧是说得多，做得少，我们希望这套书可以开始改变这个局面。

目录

CONTENTS

导 论	1
-----------	---

上卷 民法篇

第一章 怀柔远人：中葡民法文化初交汇	19
第一节 引言	19
第二节 中葡民法文化概要	22
第三节 民法文化初交锋	27
第四节 怀柔远人	34
第二章 中西并用：华人习惯法与葡国民法典	38
第一节 《华人风俗习惯法典》的诞生	38
第二节 葡人的法律移植	41
第三节 《华人风俗习惯法典》的法文化解析	47
第四节 起草者的民族情怀	54
第三章 回归岁月：民法本地化	56
第一节 民法本地化之必要性	56
第二节 民法本地化进程回顾	62

第三节 民法本地化之缺失	68
第四节 本地化与法律信仰	74
第四章 和而不同：民法未来之路	76
第一节 一种文化的响应	76
第二节 社会变迁与民法全球化	79
第三节 传承与借鉴	87

下卷 商法篇

第五章 两种传统：澳门商人习惯法	91
第一节 大航海贸易背景下澳门商业地位	91
第二节 葡萄牙商事律令及其在澳门的间接适用	99
第三节 澳门商人习惯法体系	107
第四节 重商议习惯法	120
第六章 西法东渐：葡萄牙商法在澳门延伸适用	128
第一节 1849 - 1976 年澳门商业社会的特点	128
第二节 19 - 20 世纪葡萄牙商事立法评述	139
第三节 商法延伸适用与本地补充立法	150
第四节 法律的冲突及其结局	158
第七章 过渡时期：商法本地化	171
第一节 澳门法律本地化与商法本地化	171
第二节 公司法改革	180
第三节 《澳门商法典》	194

第四节 “本地化”的关键	211
第八章 走向未来：商法全球化	220
第一节 澳门商业全球化之进程	220
第二节 商法改革：从本地化走向全球化	229
第三节 商法全球化之途径：趋同与竞争	241
第四节 商城之路	256
结 论	260
参考文献	264

导 论

— 新澳门

澳门原本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个偏僻渔村，海风渔火，白帆点点，静谧安详，如诗如画。

人们已经不能明确记忆，那是 1553 年抑或是 1557 年，是一个萧瑟的秋日还是一个灰色的冬天，澳门迎来了第一批不明身份、看似亦商亦盗，并在后来改变了其历史命运的不速之客——葡人。

具体的日期显然不重要。有意义的是：这是公元 1500 年，人类历史在这个世纪掀开了“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第一页，开拓了直到今日的“全球化”的道路和进程。

正是在这个时代，澳门遭遇到黑格尔所谓历史的“机巧”。这个偏僻渔村成了被出现在历史天际的神奇全球化曙光点亮的第一片中国土地。澳门从此被写进了“世界历史”或“全球史”，被卷进了“全球化”的历史洪流。

历史的“机巧”常常表现为历史发展中诸因素的偶合，历史发展链条中必然性法则与偶发性事件之奇妙的连接，以及在此种“偶合”与“连接”中所形成的神秘的历史力量与历史机遇。这种“历史力量”与“历史机遇”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得以展现。15 - 16 世纪的航海探险活动及其对地理的新发现，不仅开辟了通向世界

各地的航道，建立了彼此关联，形成了跨文化人类互动，也决定性地影响了人类精神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一种新的全球性观念开始形成。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正在慢慢形成，登上欧洲历史的舞台。资本主义逐利本质及其生产方式内在固有的扩张性，驱使欧洲人侵入全世界的海洋和陆地，掠夺更多的资源和财富。由此，欧洲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疯狂殖民征服和扩张。他们征服了非洲，把整个美洲变成了殖民地，在亚洲亦势力浩大。所谓“全球化”就是在如此这般历史力量的作用下和历史机遇中拉开了帷幕，汇成奔向“世界历史”或“全球历史”的洪流。

东来的葡人并不具有什么高尚的动机或什么“全球”意识。这些来自伊比利亚半岛贫瘠土地上冒险家的唯一目的就是寻找通向亚洲的商路和市场。他们从事商业投机和冒险，将其时欧洲粗糙的制造品销往亚洲，同时也将亚洲精美的货物运回欧洲，从中获取暴利。

这批葡国冒险家碰巧闯入了澳门，经由史称“行贿”之不正当的方式在此居住下来。澳门遂因此成了葡人往来欧亚、通向世界的商业据点和贸易中心。如此，这个偏僻的渔村被纳入了其时由航海、地理新发现、殖民扩张、贸易交往所正在形成的世界性经济体系中，被嵌入了世界性或全球性历史坐标中。

跨文化的互动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固有特征。只是在西方人的逻辑中，社会与历史往往是因恶而得善。亚当·斯密认为，在社会经济领域，追求己利可带来整个社会的普遍繁荣；康德提出“二律背反”，认为历史尽是罪恶、贪欲、自私、争斗，但正是由于这些恶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推动历史前进，最终走向美好的永久和平的世界；卡尔·马克思则发现了历史的辩证法则：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及其生产方式的扩张性，亦在客观上开创和促进了“世界历史”的新趋向。严格说来，这样的逻辑并非就是社会和历史的真理，但的确相当深刻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及其历史意义，解释

了近代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亦为我们解释了葡人的东来带给澳门的变化。

新澳门诞生了。她告别了以渔为业的古老生存方式，以“商城”的面貌向全世界微笑；她被全球化的曙光点亮同时又以自身的光亮穿透中国内地那片古老的土地；她不再偏僻孤寂，成了连接欧亚和世界的贸易中心，并以这样的身份和姿态参与全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互动，发挥着特殊的影响与作用。

二 全球化与全球史观

澳门研究，尤其是澳门史之研究必先了悟全球化之意涵与全球史观之方法论。此处试论之。

1. 全球化

“全球”意指世界整体，“化”则是世界有机联系与整合的过程与趋势，“全球化”的概念很好地表述了1500年以来人类历史之进程与发展。然，“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人类的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则是众说纷纭，争议激烈，不可简单回答亦不是现时所能回答的问题。此处不拟复述有关“全球化”之种种学说、观点，亦不对之加以评论，仅谈谈我们对“全球化”的初步理解。当然，这种理解必定参考已有的相关学说与观点。

的确，没有比“全球化”更好的概念来描述人类近代历史的发展和趋势的了。但如果对之只是陈述列举各民族、各文明、各国家之交往与互动，只整理相关资料，其作用无非就是提供世界范围的历史知识。黑格尔将这种历史称为“反省的历史”，认为这种“历史”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黑格尔倡导的是“哲学的历史”，即不是研究世界这样或那样的事实和现象，而是要探索事实和现象背后的东西，即历史的本质。当然，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无非就是“精神”的展开，精神是世界历史的真正本质。